



■ 马勒画像

艺术家的形象,和接受者欣赏他的作品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倾向于作品自律者会说,压根儿没有毫毛关联!你面对的是一件自足的作品,至于是来自张三还是李四,更别提张三李四长啥样了,并不会影响到你对作品的欣赏和接受,如果真有影响的话,就证明你欣

追寻艺术家形象的旅程

◆ 谢力昕

赏和喜爱的不是作品本身。

这个说法看起来逻辑严密,但在顺序上,却有一个纰漏——对大部分接受者而言,都是先被艺术品打动,然后再希望去了解艺术家的形象和生平。艺术史中的扁平名字,一点点慢慢还原成了一个“艺术家-人”,简而言之,一张脸。这种渴望根植在艺术接受的核心。

我注意到艺术家的个性越是强烈,接受者越能在他的艺术中体味到极致体验,往往也是距离接受者年代较近,我们了解他音容笑貌的冲动也越强烈。其实,细究这种冲动,会发现其中包含的言下之意是:最好艺术家的形象能接近我们在艺术体验中所想象的样子,即——艺术家的长相应该和他的创作呼应。一旦这种联系得以建立,艺术家的形象就会固着下来,成了一个标签,挂在百科全书辞条的一侧。古典音乐中,这类作曲家的“形象标签”简直泛滥,双下巴的巴赫、大胡子勃拉

姆斯、愁眉苦脸的老柴。不过,只要你搜搜图库,会发现很多和经典“标签”相悖的形象,但都被集体记忆过滤掉了。而且更可能的是,我们所习见和接受的“标签”,反而是离艺术家真正形象较远的那个,成了我们希望他长的那个样子。

最近读完马勒给妻子阿尔玛的书信集(东方出版社,译自康奈尔大学的版本),意外地发现马勒居然也是“形象标签”的受害者。照理上,马勒生于照相术已初步成熟的年代,留下相片颇多,应该会有多样化的形象示人。不过,那个年代的照相碍于设备粗笨,摆拍居多,马勒又是一个性格多少有些分裂的艺术家,他习惯摆出强悍的姿态,同时又难免透出压抑不住的焦虑。这就成了他的经典形象。

1907年底,马勒去俄国和芬兰旅行演出。在圣彼得堡,马勒遇见了画家盖伦·卡列拉,画家带作曲家坐船游玩,马勒给阿尔玛的信中如此记述:“盖伦一路上一直盯着我看,就像

猎人对待猎物般盯着。突然,他拿起画架开始画起我的肖像画来——风格很像伦勃朗,人像被火炉中的火苗照亮。他连续工作了半个小时,我开始焦躁不安。于是,我们朝林中走去。我很高兴可以一逃了之,不必再提及我的‘肖像画’。一个小时过后,在我要与他道别之际,主人突然拿出画架,每个人都惊讶地发现,肖像画已经完成了,每个细节都十分完整。一幅杰出的画作,画得像极了!你看到后一定会吃惊的!”

在马勒给妻子的书信中,如此绘声绘色并不多见,但我的印象中的“形象标签”中并没有马勒的这幅画像。果然,这是一幅少见的画作,非常粗犷的笔法,明显能看出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的,却无潦草之感。作曲家虽然垂目托腮,但绝不是在休憩,而是充满思索的紧张度。马勒觉得“很像”,一定是这幅画捕捉住了自己创作时的状态,或者说,他觉得这是艺术家在创作时应有的样子。

之后,阿尔玛的日记中曾如此描绘归来的丈夫:“当他走下火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他。在出发之前,他试图打扮自己,让自己看上去更好一些,但理发师剪去他大半个脑袋的头发,几乎和秃顶没有差别,没有了浓密头发的遮挡,他憔悴的脸显得更加不安,看起来就像一个丑陋的罪犯。我感觉太怪异了,没法用语言表达,难以适应。”憔悴、不安、丑陋、怪异,这是马勒在他妻子眼中的形象,也同样可以套到盖伦这幅速成的肖像画上。它展现了作曲家形象上令人惊悚的一面,盖伦准确地捕捉到这点,而这是无法被塞进经典“形象标签”中的,因为它过于凌乱、触目、复杂和难以定义。

这个例子让我相信,所有追寻艺术家形象的旅程,到头来很可能是一次“叶公好龙”。但换言之,这也是最好的结果:从试图寻找一个艺术中的理想形象开始,最终得到的是活生生的、难以直面的人。

申城的芭蕾舞台又热闹起来,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还有上海芭蕾舞团分别献演于文化广场和大剧院。曲目中,《天鹅湖》无疑是一大亮点。大概由于柴可夫斯基写了《天鹅湖》,使这种一般人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的动物,变得老幼皆知,人人都称赞的美丽动物。

天鹅,她不像孔雀那样喜欢张扬自己的色彩,她总是悠闲地用一身的洁白,勾勒出富有旋律美的造型。天鹅不仅外形美,也有美丽的情操。在取食或休息时,喜欢一雄一雌结伴而行,他们天然保持着一种在禽类中稀有的“终身伴侣制”。

人们还常常用“天鹅绒般的声音”来形容一支乐队或一个演奏家的美妙乐音。然而,天鹅在音乐作品中却常常和死亡“结缘”。

相传天鹅在垂死前会一改其聒噪的叫声,唱出一生中最凄美的哀歌。因此人们常把作曲家告别人世前写成的作品,或者某某演奏大师最后的录音称为“天鹅之歌”。典型的例子是舒伯特的歌曲集“天鹅之歌”,这并非作曲家起的歌名,而是他过世后,乐谱出版商将其生前剩下的十四首歌曲汇编成集而取之名。舒伯特的这集艺术歌曲中的歌词取自海涅等三位诗人,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第四首《小夜曲》。

不过在古典音乐的宝库中却是有几部直接取名“天鹅”的乐曲。

法国作曲家圣·桑斯《动物狂欢节》里的第十三首,就是大提琴独奏曲“天鹅”,这是作曲家描绘的许多动物中最生动的一首。乐曲表现了一种气质,优雅而带点忧愁。圣·桑斯并没有让天鹅死,渐弱的尾声只是使人想象天鹅的远去。

二十世纪初,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安娜·巴甫洛娃应彼得堡皇家歌剧院的邀请,在一次音乐会上,用圣·桑斯的《天鹅》的音乐创作表演了独舞《天鹅之死》。描述一只濒临死亡的天鹅最后的美丽,以诗一般舞姿表现出天鹅渴望生存,但安静地接受必须来临的死亡。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则是描写天鹅的

天鹅的死与净化

◆ 许锡铭

芭蕾名作。在湖畔采花的公主奥杰塔被魔王恶毒的咒语,和女伴们一起变成了天鹅。尽管音乐常常出现悲切哀愁,但大家喜欢的最后结局是大团圆:王子坚贞的爱情破除了邪恶的魔法,公主最终变回人形。然而柴可夫斯基原来的创作意境却是一场悲剧的结局:王子与公主双双投湖殉情。

还有一首以天鹅命名的乐曲是西贝柳斯的《图翁内拉的天鹅》(又译“黄泉的天鹅”)。不久前维也纳爱乐访沪时演了此曲。乐曲说得是公元8-10世纪之间,芬兰的一个叫勒明盖宁英雄人物的传说。1835年一位芬兰文学家将此传说写成了一部民族史诗《卡莱瓦拉》(Kalevala)。西贝柳斯从中取材,写出一部套曲(共4首),描写勒明盖宁到北方某国寻找新妻子。他找到了对象,但女方母亲要他完成三项任务,其中的第三项是一箭射死图翁内拉河上的天鹅。英雄完成了前两项任务,但在执行第三项任务时,遭到暗算,被碎尸抛入图翁内拉河,其母闻讯赶到,用咒语使其复活。这个悲剧背景就是图翁内拉河,死神的天鹅在这条流着黑水的浊流中漂荡,唱出一曲曲告别人生的悲歌。

作曲家并不激发听者联想起那毛骨悚然的场景,而是自始至终用英国管描绘了河水上的天鹅悲泣的咏唱,旋律不断发展和变奏,中间插入弦乐器上行的旋律,犹如从冥府的深处飘浮到天上,表达了对光明和生存的渴望。

尽管这三首“天鹅之歌”和死亡相连,但听来却无死亡的恐惧。三曲有共同之处,笼罩全曲始终是带着哀愁的小调,但明朗的大调不时浮现。《天鹅》的最后几个音符归向了大调。《天鹅湖》终曲的尾声豁然开朗,在竖琴清澈的琶音伴和下,全乐队齐鸣升腾。而那首《图翁内拉的天鹅》,当大提琴上升到光辉的高音区以后,弦乐声在痛苦的屈从中默默地安宁下来。

美丽的天鹅似乎在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反证了生命的价值,死亡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净化、超脱和安息。



艺术节力推本土作曲家

◆ 任海杰

英国广播公司BBC旗下的主力军——BBC爱乐乐团,在首席指挥胡安·梅纳的率领下,于10月24、25日登台东方艺术中心,献演了两台节目丰富多彩的音乐会。尤其在第二场的下半场,集中上演了上海音乐学院四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这无疑是一届艺术节的一大亮点。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音乐地位,最重要的是作曲家。此番由外国乐团演中国作品,是件大好事,显示了中国作曲家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和上海国际艺术节对本土作曲家的重视和推广,值得大赞。这四首作品以前都曾演出过,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这次集中上演,又是一次检阅。

何训田的《琵琶图》以由轻渐强、层次分明的弦乐拨奏为主,辅以长笛等木管间奏,最后再配上演奏员的跺脚助奏,似一幅“反弹琵琶”的西域风情素描。用料简单,气势不小。尹明五的《水墨画意》以前曾有过民乐版,现在改为管弦乐版,色彩更加丰富,它以弦乐、竖琴、木管的点描渲染,营造出一幅幅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美妙意境,不过,这里的山水画已由传统的墨色渲染成五彩缤纷的水粉画和油画。杨立青为二胡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引子、吟腔与快板》,配器丰富,将中国传统的二胡与管弦乐结合得较为自然、妥帖、有机,独奏二胡大幅度的滑音、揉滑、加花等技巧的运用,有着浓

郁的鲁西南民间音乐的韵味。

最后要说的是叶国辉《乐舞图》,这是我本场音乐会最期待的作品。几年前,我曾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听过此作,极为欣赏,甚至认为是近年来中国作曲家中屈指可数的上乘之作。其实,它的音乐素材并不复杂,铜管以强大的气势铺陈喧嚣,不依不饶,经木管过渡后,弦乐也模仿铜管再度强势迎合递进,这时候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将要蓄势待发,喷薄欲出——果然,在经过打击乐器的调整过渡后,铜管由轻渐响、步履稳健、抑扬顿挫地吹响了堂堂皇皇的舞曲主题——按照作曲家的说法,这就是中国鼎盛时期的唐朝音乐。这个舞曲主题后又经过弦乐的参差演奏和齐奏,再度深化提升,意境也随之越发开阔上扬,甚至令听者能够朗朗上口,我觉得这是此作最为成功之处。只是此番再度上演,作曲家在尾声部分好像作了修改,增加了后续内容,时间也由以前的十几分钟增加到二十分钟(这是凭我的听觉记忆),似乎想在曲式上做进一步的完善,但我个人感觉还是首演时更动人心魄,淳朴自然。

虽是初次演奏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但不得不佩服BBC爱乐乐团的水平,确实配得上乐坛对他们的赞誉:该团“以其创新意识,高超的演奏水准、大胆广泛的曲目而驰名国际乐坛。”

《陈燮阳指挥中外名曲集》(11CD)



时值指挥名家陈燮阳先生从艺50周年之际,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于国内外演出的一批实况录音也首度公开发行。虽因篇幅所限,内中所选之于这位指挥家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而言毕竟还只是“冰山一角”,却也代表着他在诠释西方经典交响曲、歌剧,以及中国当代作品等多重领域的成就。其中,陈燮阳先生挚爱的肖斯塔科维奇《牛虻》组曲之前鲜见完整录音版本,而朱践耳先生当年留学莫斯科时的毕业作品《英雄的诗篇》——这部具有高度艺术性和欣赏性,却因种种原因被埋没已久的精彩之作,更是首次录音。

纵观这些从演奏到录音都具有相当水



准的唱片,在真实反应出陈燮阳先生激情饱满又不失严谨细腻的艺术风范的同时,也记录下上交在他执掌的二十余年间所取得的诸多辉煌。

严煊

拍卖公告

博海十届名家书画拍卖会

时间:11月15日(星期日)9:30开始

预展:13-14日 9:30-18:00

展拍地点:福州路655号

(近广西北路)

常年征集热线:13809002297朱大海